

美國高等教育的危機—— 「分數膨漲」之爭議

王清思^{*}

摘要

美國高等教育向來位居世界領導地位；然而，近來許多學者紛紛對美國高教發展提出警訊，認為它喪失應有的教育使命。本文企圖從「分數膨漲」現象在美國高教界引起的廣泛討論與爭議，探討美國高等教育在百大名校的光環背後所潛藏著的危機。本文分別從實證性、概念性與價值性等議題的角度切入，探討分數膨漲是否存在、其意涵為何、是否值得擔憂等核心問題。本文發現「分數膨漲」所反應的美國高教危機其實是諸多問題的縮影，縮影背後隱藏的真正議題卻是學生學習品質不佳與教師教學士氣低落的問題，最後並說明此議題對台灣高等教育的啟示。

關鍵詞：美國高等教育、分數膨漲、台灣高等教育

^{*} 王清思，國立嘉義大學教育學系副教授

電子郵件：chingsze@mail.ncyu.edu.tw

來稿日期：2010年10月11日；修訂日期：2010年10月28日；採用日期：2010年11月22日

A Crisis in American Higher Education: The Controversy over Grade Inflation

Jessica Ching Sze Wang^{*}

Abstract

American higher education has always been a leading force in the world. However, it has recently been criticized for losing the fundamental goal of education. The paper examines the controversy over grade inflation in American higher education from three perspectives, including those involving empirical, conceptual and normative issues. It seeks to answer core questions concerning whether grade inflation exists, what it all means, and whether one should be worried about it. The paper argues that grade inflation reflects various problems in American higher education that could amount to a hidden crisis. The paper ends with a brief discussion of what that crisis might be and what educators in Taiwan can learn from an understanding of that crisis.

Keywords: American higher education, grade inflation, Taiwanese higher education

^{*} Jessica Ching Sze Wang,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National Chiayi University
E-mail: chingsze@mail.ncyu.edu.tw
Manuscript received: October 11, 2010; Modified: October 28, 2010; Accepted: November 22, 2010

壹、美國高等教育有危機？

美國高等教育向來位居世界領導地位，2009年的世界百大名校排行榜美國大學約占30%。然而，近來許多學者紛紛對美國高等教育提出警訊，這個現象從《學院裡的危機》(Crisis in the academy)，《大學的道德崩塌》(The moral collapse of the university)，《教育之終：為何大學放棄了人生意義》(Education's end: Why our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have given up on the meaning of life)，《失去靈魂的優秀》(Excellence without a soul)，《表現不佳的大學》(Our underachieving colleges)¹等著作的標題便可看出。美國高等教育在百大名校的光環背後，是否潛藏著某種危機？美國大學所反應的價值是否有所錯誤與偏離？是否喪失了應有的使命感？

在這一波的批評聲浪引起諸多迴響的莫過是名校中的圈內人。例如，前普林斯頓大學的教務長Lewis (2007)，認為美國的高等教育揚棄了把人教好的教育理想，所以縱使有諸多的成就表現，也是「失去靈魂」的優秀。另外，哈佛大學的前任校長Bok (2008)也呼籲大家坦承地面對一個很根本的問題：年輕的學子們，到底在大學學到了什麼？Lewis和Bok異口同聲地希望大家重新檢視高等教育的教育目標與功能。畢竟，大學是教育機構，而非職業訓練場。縱使大學和企業的關係日趨緊密、縱使大學生多半認為求學只是為了獲取工作，但是身為教育機構就必須對學生的學習把關，而非完全聽任市場機制或一味滿足消費者需求。雖然高等教育在高度競爭與經費縮減的壓力下已日趨市場化，但是仍應以最高的道德標準看待高等教育，對高等教育之「教育」功能必須有所堅持。

或許從這個角度出發，我們便可以理解為何「分數膨漲」(grade inflation)這個問題在美國教育界引起如此廣泛的討論與爭議。表面上，「分數膨漲」問題看起來並不起眼（學生的平均學業成績提高了、拿A的人變多了），但是問題背後所反映的相關議題其實頗為複雜。

關於分數過於寬鬆的討論早在六〇年代就已經出現，但是2001年《波士頓環球報》(Boston Globe)裡一篇關於「分數膨漲」的報導，使得二十一世紀初的美國高等教育界燃起一陣話題旋風。《波士頓環球報》的報導指出：哈佛大

¹ 有興趣的讀者，請參閱：Lucas (1998)；Wilshire (1990)；Kronman (2008)；Lewis (2007)；Bok (2007)。D. Bok的書在台灣被翻譯成「大學教了沒？」，但是，在此作者為忠於原著的涵意，將該書標題翻譯成「表現不佳的大學」。

學該年應屆畢業生有91%都獲得「畢業榮譽獎」(graduation with honors)。記者報導的口吻以及所下的標題相當聳動：「哈佛不可告人的秘密：猖獗的分數膨漲」。該篇報導不只點名了哈佛大學(Harvard University)，其它如普林斯頓大學(Princeton University)、耶魯大學(Yale University)、哥倫比亞大學(Columbia University)、康乃爾大學(Cornell University)等長春藤名校也都在「黑名單」中(Healy, 2001)。

接著，2002年的〈美國今日報〉(USA Today)也引用不同的數據，報導了分數膨漲的現象。該報導指出，哈佛大學在1966年有22%的大學部學生拿到A，而普林斯頓大學在1973年有31%大學生拿到A；然而，哈佛大學在1996年卻有46%的大學部學生拿到A，而普林斯頓大學則在1997年有43%的大學生拿到A，88%的人取得B以上的成績(Ivy League Grade Inflation, 2002)。

其實不只長春藤名校，一般普通州立大學也面臨相同問題。Johnson(2003: 13)在《分數膨漲：大學教育的危機》(Grade inflation: A crisis in college education)一書中提到：「過去幾十年以來，分數膨漲的問題以及改善之道，幾乎所有的美國大學都有討論過」。Lewis(2007)在《失去優秀的靈魂》一書也針對分數膨漲的問題，專章討論(該書的第四章)。此外，「威斯康新州大學教師協會」(Wisconsin Association of Scholars)還特別於2003年舉辦一場關於「分數膨漲」的學術研討會。可見分數膨漲的爭議的確在美國高教界引起相當大的關注。

「分數膨漲」經過媒體大幅報導之後，許多大學紛紛採取改善措施，畢竟美國大眾對於學生素質低落會影響國力與經濟發展的擔憂一直存在(Gordon, 2006)。以普林斯頓大學為例，校方決定將每個班級能給A的比例設限為35%，希望這個要求會對抑制分數持續上升有具體的成效(Aronauer, 2005; Hoover, 2004)。政策實施之後，該校大學部學生拿A的比例從2004年的47%降為2007年的41%；不過多數系所還是未能達到35%(Bartlett & Wasley, 2008)。普林斯頓大學的政策之所以能順利，是因為有一位強而有力的教務長在背後推行(Hunt, 2008)。

杜克大學(Duke University)的例子就沒有那麼成功。該校有教授嘗試建議在成績單上多加一個「成就表現指標」(achievement index)，用意在鼓勵學生選修給分嚴格的教師。具體建議是：如果某學生在該班的所得的成績是B，而班上的平均成績是C，那這位學生的「成就表現指標」就會高於另一個成績拿A、但該班平均成績也同樣是A的學生。但是這項提案卻遭到駁回(Gose,

1997a)。不過，類似的提案也出現在其他校園，只是名稱不同，如「相對表現指標」(relative performance index) (Nagle, 1998)。此外，也有學校採取較為激烈的作法，例如，在匹茲堡某大學有教授因為給學生A的比例太高（占70%或80%），校方遂決定將該教授原本應得的60,000元獎勵金降低為30,000元（Smallwood, 2004）。由此看來，各校各自有不同的處理方式。

總而言之，媒體與公眾輿論的壓力的確讓美國許多大學嘗試用各種方法解決「分數膨漲」的問題。當然，這些作為都可能隨著媒體關注之式微而消聲匿跡，但是作者認為，從這個小問題談起，我們足以窺探美國高等教育的潛在危機；從這個小問題思考起，我們可以探究更根本的教育問題。

貳、「分數膨漲」爭議之探討

一、「分數膨漲」爭議之由來

首先，何謂「分數膨漲」？一般簡單的了解是：一個班級裡拿到A的學生人數變多了；相對而言，拿D和F的人變少了。然而，緊接而來的問題是：成績高真的表示學生表現得更好嗎？還是教授對學生的標準日益降低？大部分的學生真的值得拿高分嗎？相信在很多人的心裡，答案應該是懷疑的。不僅企業界可能懷疑，一般大眾似感受到：今日的大學生不比以前用功。Nathan(2008)的研究指出，今日的大學生和三、四十年前的學生比起來，讀書時間少了，打工的時間多了。Nathan的研究特別值得重視的是，她將自己佯裝成大一新生，透過實際經歷、觀察和訪談，以深入了解大學生的生活經驗。Nathan(2008)的研究結果也呼應了「全國學生學習成效調查」(National survey of student engagement, NSSE)所揭示的結果。2003年NSSE的資料顯示，2/3的美國大學生都在打工，而且平均每人每週工作10小時（引自Nathan, 2008）。所以，一般人便不得不有所疑惑：為何學生沒有比以前用功，但是成績卻看似更亮眼？因此，「分數膨漲」最常被定義成學生平均成績上揚，但表現沒有提高（Kohn, 2002）。

疑惑歸疑惑，但事實究竟為何？分數膨漲真的存在嗎？真的值得關切嗎？2001與2002年的《美國高等教育編年史》(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分別刊登兩篇立場截然對立的文章，開啟這一波論辯的首戰：一位是哈佛大學的政

治理論學家H. Mansfield，另一位是美國知名的教育評論家A. Kohn。Mansfield（2001）對分數膨漲現象提出強烈抨擊，認為分數膨漲簡直是「醜聞」，並要大家「認真的面對事實」。Mansfield（2001: B24）語重心常地說：

人們通常批評小學和中學對學生要求得太少，但是在哈佛，所謂美國教育的顛峰，教授們卻對於給予學生高分如此自得意滿。我們甚至認為那些成績也反映了我們的教學，表示我們是如何受聰明的學生歡迎。

Mansfield（2001: B24）更直言地指出：

看到成年人對年輕人施以如此無法想像的讚美，實在不恰當，甚至有些病態。我們諂媚學生，為了贏得他們的好感。在學生本身潛力資質不錯的情況下，讓此事變得更糟糕，因為我們會寵壞學生，讓他們容易沾沾自喜。那些容易給高分的教授很容易一下子受到歡迎，但是其中不免參雜了某種程度的鄙視。以後學生會忘了這些教授。他們會記得那些挑戰過他們的教授。

Mansfield（2001）認為分數膨漲的問題在於它已經不知不覺地成為一種常態，大家逐漸視而不見。同事告訴他，只要大家在腦中要自動將B換算成C，A換算成B，分數膨漲就不是問題。Mansfield相當不認同這種說法，他說，解決分數膨漲的辦法大家都可以想得到，只是是否有決心去做。值得一提的是，Mansfield自己的作法是給學生兩種成績：一個是交給校方看的，另一個則是給學生自己參考用的。後者的成績顯然低於前者。他說選擇這樣的折衷作法是因為他不想懲罰選他課的學生，但又希望學生知道自己真實的表現，以求改進。Mansfield的作法是否值得大家仿效仍有待商榷，但至少這是他在自己能掌控的範圍內可以做的改變。

相較於Mansfield（2001）對分數膨漲的現象大加撻伐，美國知名教育評論家Kohn（2002）卻認為分數膨漲因媒體過度渲染而失焦。他呼籲大家小心這個「危險的迷思」，並對膨漲現象的真實性提出嚴正的質疑；Kohn（2002）認為，大家對於分數膨漲有諸多想像與臆測，但真實的情況為何，卻很少有人認真去探討。

Kohn 引用1894年哈佛大學的報告書，說明近來美國學界對分數膨漲所引起的恐慌是過度放大的結果。1894年的報告書中寫道：

現在A和B的成績太容易拿到了，表現得不是特別好就可以拿到A，表現得比平庸好一點點就可以拿到B。（引自Kohn, 2002: B7）

可見一百多年前，大學給分寬鬆的問題就曾引發爭議，所以現今對分數膨漲的恐慌其實是基於一種錯誤的認知與瞭解。對於有些人將分數膨漲視為是維護學生自尊過了頭的想法，Kohn不僅嗤之以鼻，還反諷他們是保守派的想法。他認為這些來自於保守派的批評無疑地反映了錯誤的基本假設：例如，大學教授的工作即是旨在為業界和研究所篩選出好學生。

另外，Kohn（2002）也不了解為何大家一致假設高分就代表標準降低。他認為我們時常將「卓越」（excellence）看成「勝利」（victory），也混淆「品質」（quality）和「難度」（difficulty），正如同在中小學吵得如火如荼的「提高標準」（raising the bar）之爭議一樣。他（Kohn, 2002: B7）說：

同樣的混淆出現在高等教育，當教授們不以自己授課時的學術深度和價值衡量自己的表現，卻以他們所規定的閱讀、考試的難度、給分的嚴格度，來衡量自己的表現。

此外，Kohn也反對讓學生之間為了分數過度競爭。真正重要的教育問題是：學生學習的如何，而非誰比誰高分，誰贏過了誰。一向反對以任何外在誘因引發學生學習動機的Kohn，於文章結尾時呼籲大家重新思考給分的意義。他（Kohn, 2002: B7）說：「真正威脅卓越的不是分數膨漲，而是分數本身」。

透過上述這兩篇犀利的文章，我們得以感受分數膨漲現象在美國學界所引發的爭議。同時，我們也得以窺探分數膨漲爭議背後隱含的各種議題。Wiley（2008）將這些議題分成三大類型：實證性議題（empirical issues）、概念性議題（conceptual issues）與價值性議題（normative issues）。以下作者將採用他的分類方式，針對分數膨漲引發的議題進一步分析。

二、「分數膨漲」爭議之相關議題

（一）實證性議題：「分數膨漲」是否存在

關於「分數膨漲」的事實是什麼？有學者從實證研究的角度檢視分數膨漲是否真有其事。根據 Kamber（2008a）的說法，第一篇以嚴謹的統計方法與數據，分析分數上揚現象的學術論文是A. Juola於1976年發表的論文。Juola以485

所大學為樣本，分析134間大學的資料，研究結果呈現：從1960年到1973年，大學生的畢業平均成績從2.4提高至2.8，其中較為大幅的變化發生在1968年到1973年之間；此外，讓Juola感到很意外的是：「不管大學的所在地、類型或規模如何，都可以看出同樣程度的分數上升趨勢」（引自Kamber, 2008a: 52）。

Juola於七〇年代末發表該篇論文時，分數膨漲的問題或許還沒有受到廣泛的重視，所以各大學尚未採取任何解決這個問題的具體方法。不過，關於分數的議題還是在學界持續受到重視。

有鑑於此，美國教育部的資深研究員Adelman從1995年便開始針對此問題進行數據調查，10年之間一共發表數篇期刊文章和兩本專書。Adelman（1995）的研究中最常被引用的數據是1995年的研究。當時他以「美國教育資料統計中心」（National Center for Education Statistics）的資料為主，長期追蹤了1972年、1982年與1992三個世代2,500所大學學生畢業成績分布情況，研究結果指出：這三屆學生的畢業平均成績分別是2.70、2.66和2.74，因此並沒有分數直線上升及越來越高的現象。Adelman（1995）以此數據宣稱分數膨漲現象只是大家以訛傳訛的傳說。雖然Adelman（2004）後來在發表的研究中承認1982年到1992年間，學生拿A的比例提高，但整體而言，Adelman（2008）還是不承認有一個單一的、直線形的分數上揚現象，足以讓我們稱它為「分數膨漲」。

雖然在學術界裡Adelman的研究具有影響力，足以破除大家以過度簡化、單一的思維看待分數膨漲的問題，但是另一個同樣受到重視的實證研究，是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師範學院院長Levine和Cureton（1998a）的研究；然而，他們所得出的研究結果卻與Adelman有所出入。Levine與Cureton彙整分析4,900個來自全美各類型大學學生的樣本資料，研究結果顯示：從1969年到1993年，大學部學生成績得到A的比例從7%提升至26%，而獲得C的成比例卻從25%掉到9%（Levine & Cureton, 1998a）。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杜克大學的退休教授S. Rojstaczer，他蒐集80間大學的學生成績資料，並架設一個關於「分數膨漲」的網站。² Rojstaczer在網站上宣稱，從1991年到2007年，以私立與公立大學整體平均而言，學生的在校平均成績從2.93上升到3.11。

除了學者們的研究之外，學生自己的說法也值得參考。根據2004年NSSE的年度報告書，從163,000名學生隨機抽樣472名進行問卷調查後發現，2/5以上

² 請參考<http://www.gradeinflation.com>。

的學生說他們大多拿到A的成績，另外41%說他們的成績在B以上，只有3%的學生說他們自己的成績是C以下（引自Kamber, 2008b）。

在這些眾多不同的實證數據中，我們應該相信哪一個？目前尚未有任何研究可以充分證實「分數膨漲」確實存在（Wiley, 2008）。看來任何單一的實證研究無法有效地釐清大家對分數膨漲的疑慮，或許要有更大規模或更新的資料，才足以平息這場爭議。不過，不管真實數據為何，很多人心中早有定論，他們關切的是分數膨漲的意涵及其影響。

以下分析分數膨漲引發的概念性議題。

（二）概念性議題：分數膨漲的意涵

除了從實證研究的角度探討分數膨漲存在與否的問題，許多學者也關切「分數膨漲」的概念性問題，特別是「膨漲」的比喻是否適切。

其實，關於「分數膨漲」的討論，早在六〇年代就已經出現，但是當時所用的詞彙不一，有給分寬鬆（lax grading）、太多A（too many As）或分數過度供應（grade glut）等不同說法。直到1972年《紐約時代雜誌》的一篇報導才讓「分數膨漲」這個詞彙受到公眾的關注。該報記者說「分數膨漲」這個詞引自哈佛大學社會學家David Riesman的說法。當時美國大眾能接受用膨漲的概念來形容分數上揚，可能與1970年代的「房價兩位數通貨膨脹」（double digit price inflation）有密切關係（Kamber, 2008a）。

以「膨漲」這樣一個經濟學上的概念來描述教育現象到底適切與否，頗值得討論。Adelman（2008）說，若我們認可分數「膨漲」的比喻是適切的，那等於說：今日的教授要付出更多的價錢向學生購買等值的表現。然而，分數不是錢，教師更沒有付錢給學生。學生交作業，教師給分數，這是否是一件交易？學生不滿意交易的結果，是否也可以提出消費者抱怨？

雖然學者們對是否存在分數膨漲，有不同的見解，但是他們卻有一個共識：分數膨漲是個誤導人的比喻（a misleading metaphor）（Hunt, 2008）。他們一致認為經濟上的膨漲概念，完全不適用於表達分數上揚的意涵。Kamber（2008b）的理由是：分數與物品價格不能類比，因為兩者的先決條件不同；分數的範圍有一定的限制（0—4），而物品的價格卻沒有。另外，Adelman（2008）則認為，大家充其量所關切的是分數「貶值」（devaluation），而非「膨漲」（inflation）問題。他指出，膨漲的比喻若要成立，先決條件是要將過去學生拿A的作業來和現在學生拿A的作業進行比較，才能決定是否現在學生的表現沒有符合以前A級的價值，如此才可以合理的說，的確有成績「膨漲」的現象。

Adelman (2008) 的質疑道出了「分數膨漲」最受爭議、也最難釐清的部分：分數看似上揚之際，學生的表現是否跟著提升，還是反而降低？目前，現有文獻中沒有人針對這個研究問題進行探究，畢竟任何人都很難有一個客觀、清楚的立足點來比較以前學生的表現和現在學生的表現。誠如Adelman (2008: 14) 所言：

在高等教育的脈絡中，任何關於學生的智力表現是否有膨漲的懷疑很難得到證實，因為我們缺乏評判的工具，所以要說分數膨漲與經濟膨漲是相等的概念，實在缺乏任何說服力。

然而，分數膨漲一詞已經廣為大眾所接受，很難有另一個代替的詞彙，也正因為「分數膨漲」一詞的想像空間很大，模糊地帶很多，所以其意涵才特別需要澄清。

Kamber (2008a: 47) 定義分數膨漲為：「分數膨漲顯示分數越來越不能提供學生關於其表現之可靠訊息」。也就是說：分數膨漲使得成績的意義不再可靠，無法為學生提供正確之評估訊息。例如，一個成績拿到A的學生會以為自己的表現已經非常好，但是事實可能因為教師不想打太低的分數傷害學生自尊，或教師想給高分以提高學生學習動機。這樣一來，分數和學生表現之間就失去直接的關聯。Kamber (2008a) 進一步指出，分數膨漲使得成績無法顯示出學生真正的表現，若學生以分數的表現為衡量自我的依據，他們對自己的表現便無法有正確客觀的認識，也失去了進步的機會。此外，當成績的意義不再可靠，那仰賴學生成績表現來聘僱新人的業界、以及以學生在學成績來衡量入學資格的研究均將失去客觀的依據。

整體而言，分數膨漲引發一個根本的概念性議題：分數的意義為何？分數能用來區分學生程度、辨別學生優劣嗎？分數代表教師的學術權威，還是用來幫助學生學習？分數是用來傳達與維護學術標準的手段？還是可以提供企業界和研究所招生的重要資訊？分數的存在是用來引發學生的學習動機嗎？還是給學生的學習獎勵？此外，Kamber (2008b) 問到：A所代表的是什麼意義？如果A 代表的是接近班上頂尖的表現，那就不可能是大家都拿到A；如果A的意義只是表現良好，無須經過與他人的比較，那A的意涵就不再是接近頂尖的表現了嗎？傳統上分數所代表的意涵與現在分數所代表的意義和功能，似乎存在著許多差異和衝突。

此外，教師打分數的道德標準為何？Schrag（2008）認為，教師評分時，不應有任何對學生有欺瞞的行為（亦即分數要真實反應學生表現），也不應影響、妨礙學生的學習；最重要的是，至少對被給分數的人來說，打分數的過程應該是公平的。但是如何評判公平呢？在許多關於分數膨漲的價值性爭議中，最令人擔憂、也是探討相當多的議題即是「教學評量」（teaching evaluation）的壓力是否造成分數膨漲。簡言之，教師給分的過程中是否受到外力因素的影響，而失去了客觀、公平的精神與專業判斷的能力？概念性的問題背後隱含著許多價值性的爭議。

（三）價值性議題：分數膨漲是否值得擔心

假設分數膨漲真的存在，它是否值得學界擔心？這個問題同樣地引發了不同的見解。有學者企圖對分數膨漲的成因提出了正向的解釋，以緩和大家的焦慮。例如，資深的教師退休了，新任教師比較能勝任教學，所以學生成績變好了；現今課程評量方式變得多元，小規模課程變多，對提升學生學習有所幫助，自然會反映在成績上；學生額外加分的機會多，選課更自由，再加上有退選制度，學生的平均成績自然提高（Boretz, 2004）。此外，也有人認為，整體大學生入學的SAT成績比以往提高了，所以在大學的表現也比以前的學生好（Kohn, 2002）。因此，分數膨漲根本不值得擔心。

不過，分數膨漲現象之所以令人擔憂，多半不是因為高分本身有何不妥，而是此現象延伸出的相關價值性議題與道德爭議。以下分別說明之：

1. 分數膨漲代表大學向消費者主義與功利主義低頭

在分數膨漲的相關文獻中，可以發現分數膨漲現象時常與高等教育中日益嚴重的消費者主義與功利主義等問題混為一談。普遍的看法是：目前美國高等教育的經費有一大部分來自學生的學費，校方自然希望提高畢業率，因此對於學生的高分現象充耳不聞，又加上大學時常面臨來自學生或學生家長對分數有所質疑，此時校方必須考慮消費者的需求而提高分數。

美國社會學學者N. Bellah曾在一篇文章中批評「學生消費主義」（student consumerism）。他（Bellah, 1999: 20）說「有些大學生會向教授提出分數的要求，好像是他們只要有付學費，就應該獲取等值的分數。」另外，Bellah（1999）在該篇文章中還描述一段發生在史丹佛大學商學院裡的事件，以說明學生消費主義的猖狂：某課堂上，有位大學生對著一個年輕的社會學教授咆哮說，他不是花120,000元來聽廢話的，之後便走出教室。

近來許多學者紛紛指出高等教育中「消費者主權」（consumer sovereignty）

過度擴張與教學宗旨 (pedagogical goals) 產生牴觸 (Delucchi & Smith, 1997)。在消費者主義的影響下，學生不覺得上課不認真有何不妥 (Trout, 1997)，有些學生甚至認為只要出席、發言 (不管發言內容如何) 就應該得高分 (Gose, 1997b; Perillo, 1997; Trout, 2000)。

根據Deluncchi與Korgen (2002) 的研究，42%的大學生認為只要付學費，就「應當」獲取學位。他們的研究還發現，有73.3%的學生表示，如果修習某課程可以不用花時間唸書，但確定可以拿到A的高分，他們還是願意選擇修習該課程，即使他們沒有學到任何東西都無所謂；另外有26.6%的學生表示，他們認為大學教授給分時應該將一些與學業表現非相關的因素納入考慮，如學生的經濟情況與個人需求 (Deluncchi & Korgen, 2002)。

功利主義盛行的情況下，現今的大學生念大學的目的主要是獲得學歷，以尋找好的工作。因此，學生普遍的心態是不想念書，又想得到不錯的分數，並獲得學歷 (Delucchi & Korgen, 2002)。相較之下，1960年代的學生對上大學懷有更高遠的理想，有71%的學生認為上大學可以學習與人相處的能力，76%的人認為上大學可以探求個人生命的價值和目標。但是，1990年代的學生卻分別只有50%和47%的學生認為這兩項目標是重要的 (Levine & Cureton, 1998b)。Levine 與Cureton (1998b) 形容當現今學生對大學的要求如同對銀行的要求一樣：便利、快速、品質以及價錢公道。因此，學生被形容成「孜孜積分」 (grade-grubbing) 的一群。分數膨漲被視為是這種學生文化下的必然結果。

2. 分數膨漲代表大學喪失對卓越的追求

大學的卓越來自於學生的學習與表現，分數膨漲對學生造成的直接影響，就是讓他們喪失精進的動力。支持這個論點的人認為，學生若太容易拿到高分，他們便不會想要努力求好，也會失去唸書的動力。Cole (1993: B2) 在《高等教育編年史》中說道：

在許多課程裡，有教師對表現平平的學生給予高分。雖然這樣的膨漲看起來無傷大雅，但是他會慢慢地形成一個潛在性的問題，而且看不到問題的盡頭。我們給予平庸獎勵，就等於放棄了卓越。許多學生一開始很認真，為了追求高分和畢業榮譽獎，但是當他們看到同儕不用多麼努力也可以獲得一樣的分數，他們自然就會舉起雙手跟著仿效。我認為今天的學生都是實利主義者。雖然他們也想學習，但是他們更想成功……當他們發現成功只需要一點點努力，我們所得到的就是如此的表現而已。

分數膨漲使得「好」的表現與「優異的」表現之間的界線變得模糊，因此無法引發學生追求「好還要在更好」的動力，於是學生會漸漸習慣接受平庸。當學生習慣接受平庸，大學便離卓越越來越遠。

此外，Schrag（2008）指出，評分本身所傳達的是一種價值觀，教師希望透過評分機制讓學生接受、並內化某些價值。所以，當教師評分寬鬆時，就等於揚棄了學生內化這些價值的堅持。例如，錯別字扣分、遲交扣分、沒有展現團隊精神扣分等；過於寬鬆的評分，便妨礙了這些潛在課程的內化。

3. 分數膨漲代表大學教師專業倫理的喪失

關於分數膨漲所引起的價值性問題與道德爭議中，最受人重視的莫過於教學評量和分數膨漲之間的關係，即大學教師專業倫理的問題。Johnson（2003）宣稱分數膨漲與教學評量確實存在著正向的因果關係；當教師將學生的分數打得越高，所獲得的教學評量成績也越好。

教學評量的好壞對大學教師而言，攸關晉升與續聘等問題，所以教師傾向給學生高分，這樣的作法或許比提升教學內容，更容易提高教學評量的結果（Brighouse, 2008）。此外，寬鬆的給分也比嚴厲的給分來得容易。給許多學生A或許不需要很好的理由，但是要當掉一個學生可能要提出很多說明和解釋，甚至證據的蒐集，以防學生及家長不滿意教師評斷的成績。

然而，Biggs（2008a）認為大學教師的專業倫理就是要如實地根據學生的表現給予評分。當教師為了教學評鑑而降低學術標準，這無疑是專業精神的喪失。Schrag（2008）也認為這是對學生的一種欺騙行為，有失專業。

Biggs（2008a）義正嚴詞地指出，分數膨漲的問題出在大學教師身上，因為他們喪失大學教授應有的專業倫理，臣服於學生的評鑑壓力，以及自身利益的考量。不過，她（Biggs, 2008b）在另一篇文章又提出不同的看法，認為大學教師的打分之所以日漸寬鬆的原因也和大環境的意識型態有關。Biggs（2008b）指出，以前的大學教師，在科學主義盛行與實證主義當道的氛圍下，可以很明確判別對與錯、好與壞。但是，當科學主義與絕對主義受到質疑後，大學教師們便不再認為自己握有評判絕對正確或絕對錯誤的權杖，可以很輕易地將某學生的答案打成A，而將另一人的答案打成C或D。因為整體教師權威的喪失，使得教師們不再樂於當嚴厲的仲裁者，而願意盡量鼓勵學生好的表現。

分數膨漲問題所引發的價值爭議和眾說紛紜的現象，可以從Biggs所發表的論文看出。Biggs（2008a）一開始對大學教師的專業倫理提出質疑，而後又提出其它的解釋，以緩和先前的言論（Biggs, 2008b）。到底分數膨漲是代表專

業倫理的喪失，還是意識型態的改變？我們當然可以做實證研究來回答這個問題，但是目前實證研究的結果也存在許多差異(Eiszler, 2002; Kezim, Pariseau, & Quinn, 2005)。不管實證研究的結果如何，分數膨漲的價值性爭議還會持續引發大眾的關注。

參、美國「分數膨漲」爭議所反應的高等教育危機

作者最初接觸美國高教界的分數膨漲議題時，心中不免感到納悶：大學的基本精神應是培養學生自學的態度，教師給分只是參考，學生上課表現得好，分數考得高，不一定代表他是優秀的；學生分數不高，也不一定代表他是不優秀的。到了大學階段還在爭論分數的問題，實在令人不解。後來，作者有機會仔細閱讀與分析其它相關文獻後才有了進一步想法。作者發現，要了解分數膨漲為何在美國高等教育界引發如此眾說紛紜的探討，光從「分數」現象本身去看，可能會有霧裡看花的感覺。其實，分數膨漲充其量只是美國高教界諸多問題的縮影，縮影背後隱藏的真正議題卻是學生學習品質不佳與教師教學士氣低落的問題。

首先是學生分數表現與學習品質之間的落差。當大學整體分數看似上揚之際，卻有研究顯示有越來越多學生無法適應大學裡嚴格的學術要求。根據Levine與Cureton（1998b）的研究，3/4的大學教務長指出：過去幾年來學生需要上補救課程的人數增加；1/3的學生承認自己必須選修基礎寫作、閱讀和數學等訓練課程。

此外，是學生分數表現與學習參與度（student engagement）之間的落差。根據2000年「高等教育研究中心」（Higher Education Research Institute）對學生所做的年度調查，有40%的學生反映常常在課堂上覺得很無聊（引自Deluncchi & Korgan, 2002）。也就是說，當學生的分數看似上揚之際，學生的學習參與度卻日益下滑。

再者是教師士氣問題。分數上揚的問題反映出大學師生關係的變化。教學評量的壓力使得教師不知該如何拿捏嚴與鬆的標準，擔心過於嚴厲的要求會影響師生關係，亦擔心學生之間會比較教師之間給分的寬鬆，進而影響選課意願，或反應在教學評量上。教學評量使得教師之間的關係形成間接的競爭。這

些因素都大大影響教師的教學士氣。

總而言之，當大學生的學習品質降低，當教師失去拿捏教學與評量的準則，這一切是否真的反應了Lewis（2007）的話，美國百大名校的光環背後所隱藏的是「失去靈魂的優秀」？

現今美國教育界追求卓越的方式是透過評量、績效與競爭，在這種主流思想的影響下，使得各式各樣的數據都赤裸裸的攤在陽光底下。有了數據就可以很容易看出高低；有了高低，競爭就自然接踵而來；但是，有了競爭，大學就會變得卓越嗎？這些數據使得競爭與排名看似公平，但是這些數據真的能帶領教育界走向卓越嗎？

大學的確應該追求卓越，但是何謂卓越？卓越是可以用數字衡量的嗎？當我們說2010年全球最好的大學是被評定為100分的英國劍橋大學（University of Cambridge），100分的定義為何？那99.2分的哈佛大學呢？少掉的0.8分代表的是什麼？顯然地，數字會說話，但是數字所說的話不見得人人相信。分數膨漲的爭議即反映出這個問題。學生分數的上揚並無法令人認同學生日益優秀。

作者認為，美國高等教育界面臨的危機是：除了用數字衡量的方式外，我們不知該如何看待卓越和發現卓越。在數字所建構出的世界裡，我們還是無法擁有一個清楚的願景。畢竟卓越所仰賴的不是精準的數字，而是一個清楚的理念——關於如何才是好的人、好的表現、好的大學。Lewis（2007）在《失去靈魂的優秀》一書中點出了這個問題，但是他卻無力回答。所以，關於卓越，我們大多只從數字上去看、去評斷、去爭辯。我們從分數和數字出發，去發現和探討大學的問題，但是解決之道卻不在數字上。我想這就是危機，也是大學邁向卓越之路所面臨的危機。

肆、結語

台灣的大學有沒有「分數膨漲」的現象和問題？目前學術界尚未有任何具體的研究，似乎沒有太多人特別關心學生分數偏高的問題。畢竟，在台灣找工作不一定會要求看成績單，研究所入學也以筆試為主流，許多的證照資格考試的公信度也都大於學生的成績單。所以，一般而言，大學教師和學生不會對學生的分數有特別的關注。不過，值得一提的是，國內某所教育大學的電腦系統裡自動設定每班的學期平均成績不得高於86分，任何平均成績高於86分的給分

結果，電腦系統都無法接受，教師則必須重新調整。該校對於學生成績的把關，或許是值得研究的個案。

此外，關於台灣的大學對學生的學習是否做好嚴格的把關，近來也引起了一些討論。今（2010）年9月有新聞媒體報導了政大講座教授錢致榕批評台灣各大學退學率偏低的問題。錢致榕認為，台灣的大學越來越好念是教師的失職（大學退學率不到3%，2010）。該報導指出，台大、清華、交通等公立大學的退學率都不到3%。錢致榕以自己在美國任教20年的經驗指出，美國大學殿堂每門課平均淘汰1/3，這是「對品質負責」。台灣的教師「真的教得那麼好嗎？」他擔心：台灣的「大學品管是否出問題」。交大的校長回應：「學生教不好是學校的責任」，他會「想辦法教得更好」。交大校長對錢致榕所提出的問題做了簡單的回應，他認為單就課程過關或退學率來看，難以看出大學嚴謹與用心程度，交大校長表示：交大的作法是安排碩博士助教積極輔導期中成績不理想的大學生，將他們的學習「拉到一定水準」。他宣稱：「雖然退學率偏低，但絕對不會因此放水」（大學退學率不到3%，2010）。

不論在美國或台灣，不管有沒有分數膨漲，我們都面臨了相同的問題與挑戰：即是，大學是否有發揮教育功能？如何讓大學真正發揮教育功能？在台灣，各類的教學卓越計畫，便是朝向這個目標努力；但是，我們若不徹底地探究一些何謂卓越？如何看待卓越和發現卓越？等根本問題，那麼我們充其量可能只是在數字上打轉，在我們自己所建構出的數字世界中沾沾自喜，而忘了數字以外的真實世界永遠隱藏著某種不容忽視的震撼彈，足以粉碎我們的自滿。前一陣子，當人們為台灣大學擠進世界百大的排名而雀躍不已時；另一些關於台大醫學院學生上課吃泡麵、啃雞腿、睡覺、逛網站的報導，又足以令我們憂心忡忡。總而言之，作者認為，當我們願意用最真實的角度、最真誠的態度，檢驗我們的教育是否把人教好，當我們不再自滿於數據所顯示出來的卓越，我們才能真正邁向卓越。

參考文獻

- 張善楠（譯）（2008）。Derek Bok著。大學教了沒？哈佛大學校長提出的八門課（Our underachieving colleges）。台北市：天下文化。
- 侯定凱譯（譯）（2007）。Harry Lewis著。失去靈魂的優秀：哈佛如何忘卻其教

- 育宗旨 (Excellence without a soul)。台北市：張老師文化。
- 張至璋 (譯) (2006)。Rebekah Nathan著。當教授變成學生：一位大學教授重讀大一年的生活紀實 (My freshman year)。台北市：立緒。
- 大學退學率不到3% (2010, 9月10日)。自由時報。2010年9月20日，取自 <http://tw.news.yahoo.com/article/url/d/a/100910/78/2crmi.html>
- Adelman, C. (1995). *The new college course map and transcript files: Changes in course-taking and achievement, 1972-1993*. Washington, DC: U. S.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 Adelman, C. (2004). *Principal indicators of student academic histories in post-secondary education, 1972-2000*. Washington, DC: U. S.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 Adelman, C. (2008). Undergraduate grades: A more complex story than inflation. In L. Hunt (Ed.), *Grade inflation: Academic standards in higher education* (pp. 13-44). Albany, 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 Aronauer, R. (2005). Princeton's war on grade inflation drops the number of As. *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 52(6), A41.
- Barlett, T., & Wasley, P. (2008). Just say A: Grade inflation undergoes a reality check. *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 55(21), 5.
- Bellah, N. (1999). Freedom, coercion, & authority. *Change, January/February*, 16-21.
- Biggs, M. (2008a). Grade "inflation" and the professionalism of the professoriate. In L. Hunt (Ed.), *Grade inflation: Academic standards in higher education* (pp. 109-120). Albany, 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 Biggs, M. (2008b). Fissures in the foundation: Why grade inflation could happen. In L. Hunt (Ed.), *Grade inflation: Academic standards in higher education* (pp. 121-152).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 Boretz, E. (2004). Grade inflation and the myth of student consumerism. *College Teaching*, 52(2), 42-46.
- Brighouse, H. (2008). Grade inflation and grade variation: Where's all the fuss about? In L. Hunt (Ed.), *Grade inflation: Academic standards in higher education* (pp. 73-92). Albany, 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 Cole, W. (1993). By rewarding mediocrity we discourage excellence. *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 39, B1-2.

- Deluncchi, M., & Smith, W. (1997). Satisfied consumers versus pedagogic responsibility: Further thoughts on student consumerism. *Teaching sociology*, 25, 336-337.
- Deluncchi, M., & Korgen, K. (2002). "We're the consumer—We pay the tuition": Student consumerism among undergraduate sociology majors. *Teaching sociology*, 30(1), 100-107.
- Eiszler, F. (2002). College students' evaluations of teaching and grade inflation. *Research in Higher Education*, 43(4), 483-501.
- Johnson, V. (2003). *Grade inflation: A crisis in college education*. New York, NY: Springer-Verlag.
- Gorden, E. (2006). When B's are better. *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 11, supplementary.
- Gose, B. (1997a). Duke rejects a controversial plan to revise the calculation of grade-point averages. *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 21(43), A53.
- Gose, B. (1997b). Efforts to curb grade inflation get an F from many critics. *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 25, A41-42.
- Healy, P. (2001, October 7). Harvard's quiet secret: Rampant grade inflation. *The Boston Globe*, A1. Retrieved August 10, 2010, from <http://pqasb.pqarchiver.com/boston/access/83454676.html?FMT=ABS&date=Oct%207,%202001>
- Hoover, E. (2004). Princeton proposes limit on the number of A's. *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 50(33), A40.
- Hunt, H. (2008). *Grade inflation: Academic standards in higher education*. Albany, 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 Ivy League Grade Inflation (2002, September 7). *USA Today*. Retrieved August 10, 2010, from <http://www.usatoday.com/news/opinion/2002/02/08/edtwof2.htm>
- Kamber, R. (2008a). Understanding grade inflation. In L. Hunt (Ed.), *Grade inflation: Academic standards in higher education* (pp. 45-72). Albany, 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 Kamber, R. (2008b). Combating grade inflation: Obstacles and opportunities. In L. Hunt (Ed.), *Grade inflation: Academic standards in higher education* (pp. 171-189). Albany, 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 Kezim, B., Pariseau, E., & Quinn, F. (2005). Is grade inflation related to faculty status? *Journal of Education for Business, July/August*, 358-363.
- Kohn, A. (2002). The dangerous myth of grade inflation. *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 49(11), B7.
- Levine, A., & Cureton, J. (1998a). *When hope and fear collide: A portrait of today's college student*. San Francisco: Jossey-Bass.
- Levine, A., & Cureton, J. (1998b). College life: An obituary. *Change*, 30(3), 12-17.
- Mansfield, H. (2001, April 6). Grade inflation: It's time to face the facts. *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 B24.
- Nagle, B. (1998). A proposal for dealing with grade inflation: The relative performance index. *Journal of Education for Business, September/October*, 40-43.
- Perillo, L. (1997, November 28). When the classroom becomes a confessional. *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 Retrieved September 10, 2010, from <http://chronicle.com.ezproxy.lib.indiana.edu/article/When-the-Classroom-Becomes-/100209/>
- Schrag, F. (2008). From here to equality: Grading policies for egalitarians. In L. Hunt (Ed.), *Grade inflation: Academic standards in higher education* (pp. 93-108). Albany, 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 Smallwood, S. (2004). Professors lose money for awarding too many A's. *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 50(21), A9.
- Trout, A. (1997). What the numbers mean: Providing a context for numerical student evaluations of courses. *Change, September/October*, 24-30.
- Trout, A. (2000). Flunking the test: The dismal record of student evaluations. *Academe, July-August*, 58-61.
- Wiley, J. (2008). Foreword. In L. Hunt (Ed.), *Grade inflation: Academic standards in higher education* (pp. 13-44). Albany, 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